





唐鑑
明刊
四本

重刊唐鑑序

宋太史范公集唐之興廢治亂
所由編爲唐鑑一十二卷上自
高祖武德元年下迄昭宣帝天
祐四年凡二百九十年之間其
君之賢否臣之邪正事之得失
罔不具載又自析以義理斷以



至公元祐初上於其君將所謂
夏監於商商監於周不遠而易
見也若隋以窮兵暴斂苛政虐
民天怨於上人怨於下遂至大
壞唐高祖取之以寬易暴天下
之民棄危就安五年而底平再
傳而太宗真觀之治幾及三代

此其所由興也迨武氏弒中宗
遂篡國唐運幾絕睿宗日微幸
而玄宗以兵取之開元政績擬
於貞觀終有天寶之亂惜哉若
肅代德順諸君俱無可稱至憲
宗中興元祐政治足有可觀穆
敬文武宣懿僖昭之世君子少

而小人多是以或內變或外侮
藩鎮日強王室日弱誠可監其
失也然自其祖宗以來如用房
杜姚宋韓張顏陸諸君子則足
以翊贊大猷弼成治化可為善
人之勸柰何而有盧李楊宇訓
注仇田姦邪之徒欺君誤國蠹

政虐民使人心日離國祚日短
此又惡者之戒唐之是非得失
已昭昭於一鑑之中東萊呂先
生復為之音釋則又皎如天日
矣嗚呼天理民彝萬古不易唐
鑑之明善惡不爽固足以為宋
之監也繼宋而後者凡千百世

皆有鑑以照之可不慎哉可不
懼哉吾邑令呂君得此書于秋
官徐君朝文欲以繡諸梓邑之
太學生楊伯川富而好禮乃捐
貲以成之置于家塾傳之四方
垂諸永久其有補於世道多矣
故序

大明弘治十年歲次丁巳夏六月
朔旦

賜進士光祿大夫柱國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前都察院
右都御史侍

經筵官毘陵白昂序

重刊唐鑑序

史之名尚矣後世以史稱之曰鑑者所以裒集夫古之治亂興亡之跡妍蚩美惡之形如鑑之照物莫得而逃所謂彼闇則此明繇今以逮古宋范太史作唐鑑十二卷加以論斷呂東萊先

生為之音註釐為二十四卷上
自隋末下至五代考摭詳盡往
往為人所傳誦近世無聞焉予
來為武進初考之京同年徐秋
官朝文嘗手校是編出以示予
欲為刻梓以傳於是乃屬郡士
朱悉易重為校勘溫媪既分魯

魚是正復介繕書者用楷法入
版而鐫之不三數旬則范呂二
先生之用心得以暴白於冊府
矣予不敏姑書其歲月以寘卷
首云

大明弘治十年歲次丁巳夏六月
既望

賜進士第文林郎直隸常州府知
武進縣事鼓城呂鏜序

臣詔

雨成
誰士

等縣
出章

唐鑑序

承議郎著作佐郎臣祖禹受

詔與臣光修資治通鑑臣祖禹分職唐史

得以考其興廢治亂之所由昔隋氏窮兵
暴斂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
高祖以一旅之衆取關中不半歲而有天
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壞故也以
治易亂以寬易暴天下之人歸往而安息

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萬物

王

陵傳宰相下遂萬物之宜此其所由興也及其子孫忘

前人之勤勞天厭於上人離於下宇內圯

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廢也其治未嘗不

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

記中庸文武之顯不可揜然則今所宜監

莫近於唐書曰我不可監于有夏亦不

可不監于有商

書召臣

謹采唐得失之迹

善惡之效上起高祖下終昭宣凡三百上

篇爲十二卷名曰唐鑑唐之事雖不能如

舉而其大畧可睹矣

臣謹上

唐 歷 代 傳

高祖

楚王元曉 魯王元夔 鄧王元裕 霍王元軌 鄭王元懿 韓王元嘉 周王元方 漢王元昌 衛王元嵩 梁王元吉 太子建成 荆王元景 鄧王元亨 徐王元禮 彭王元則 道王元慶 舒王元名 江王元祥 滕王元嬰 虢王元鳳

太宗

趙王元福 江王元巖 越王元貞 蔣王元暉 蜀王元愔 廢人元裕 吳王元恪 魏王元泰 楚王元寶 太子承乾 紀王元慎 曹王元明 代王元簡 則天皇后

高宗

許王元節 澤王元金 原王元忠 燕王元嬰 帝懷太子賢 考敬皇帝弘 許王元節

中宗

燕王元福 燕王元嬰 帝懷太子賢 考敬皇帝弘 許王元節

玄宗

汴王元敬 涼王元暉 棣王元瑒 穎王元璣 儀王元璣 夏王元一 壽王元瑁 光王元琚 鄂王元瑒 太子瑛 奉天皇帝瑛 靖恭李璣 懷王元敏 永王元璘 延王元珣 盛王元瑒 濟王元璣 信王元瑒 義王元瑒 陳王元瑒 豐王元瑒 恒王元瑒

肅宗

紀代歷 圖之世

代宗 承天皇帝俊
 彭王僅
 溆王佺
 襄王偁
 召王偁
 恭懿太子侶

德宗 昭靖太子邈
 睦王述
 韓王迥
 益王迺
 荆王選
 沂王造
 嘉王暉
 循王瀄
 原王逵

順宗 文敬太子諒
 舒王誼
 虔王諱
 欽王諤
 資王謙

憲宗 郟王紆
 郕王結
 宋王綰
 冀王綰
 衛王綰
 福王紆
 撫王紆

穆宗 惠昭太子寧
 深王侗
 郢王景
 瀆王恂
 茂王恂
 衡王恂
 棣王恂
 康王恂

安王溶
 懷懿太子湊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懿宗

僖宗

昭宗

哀帝

德王裕
 朱全忠殺之

高祖

武德九

太宗

貞觀二十三

高宗

永徽六
 乾封二

顯慶五
 總章二

龍朔三
 咸亨四

麟德二
 上元二

則天

光宅
 證聖
 景龍四

垂拱五
 永淳一
 萬歲登封一

載初四
 弘道一
 聖曆三

延載一
 大足三

神龍三

中宗

景雲二
 太極一
 先天二
 天寶十三

開元二十九

睿宗

景雲二
 太極一
 先天二
 天寶十三

玄宗

先天二
 天寶十三
 至德二
 上元二

肅宗

至德二
 上元二
 廣德二
 大曆十四

乾元二
 寶應二
 永泰一

代宗

大曆十四

德宗

建中四
 貞元二十一

興元

元之圖

順宗

元貞一

憲宗

元和十五

穆宗

長慶四

敬宗

寶曆三

文宗

太和九
開成五

武宗

會昌六

宣宗

大中十三

懿宗

咸通十四

僖宗

乾符六
光啓四

昭宗

龍紀一
光化二

哀帝

三

廣明一
文德二

中和四

大順二
天復三

景福二
天祐一

乾寧四

進唐鑑表

祖禹言臣竊以自昔下之戒上臣之戒

君必以古驗今以前示後禹益之於舜則

言其所無于佚于樂書大禹謨益曰吁戒

于逸周淫傲虐之作防於未然書益稷禹曰

惟慢遊是好周召之於成王則相古先民

歷年墜命書召誥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

今相有殷天迪格休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厥命又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

年我厥命不敢知曰不其延惟受天敬厥德乃早
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惟日陳於前皆所
以進哲德而養聖功也臣祖禹誠惶誠懼
頓首頓首臣昔在

先朝承乏書局典司載籍實董有唐嘗於
紬次之餘稽其成敗之迹折以義理緝成
一書思與庶人傳言百工執藝書胤征工
執藝事以
諫獻之

先帝庶補萬分比臣赴職不幸

先帝遽揚末命伏遇

皇帝陛下嗣膺

大統

睿智日躋

詳延耆儒

啓沃

聖學書說命啓乃監於前代唐褚遂良傳
太宗曰朕監

前代以宜莫如唐儀刑

祖宗之典則詩周頌儀式刑四方承式

萬世永賴書大禹謨帝曰萬臣之此書雖

不足以發揮

德業廣助

聰明拳拳之忠不能自已苟有所得不敢

不告輒以狂愚塵玷

日月罪當誅死伏惟

清閒之燕少賜

省覽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

上進以

聞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承議即行秘書省著作佐郎駙都尉賜緋魚袋臣范祖禹上表

又上 太皇太后表

臣祖禹言臣聞觀古所以知命章往所以

察來易繫辭夫易所唐於

本朝如夏之於商商之於周也厥監不遠
著而易見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
頃在書局多歷年所書君不勤而祿無補
聖世

神宗皇帝明燭幽遠一物不遺特垂
誤恩

擢置秘書臣比及赴職不幸

先帝違豫遽棄群臣不獲一覩

清光螻蟻之志無所復伸臣嘗於職事之
餘討論唐史撫其行事緝成一書妄以私
意而發明之可以

稽參得失

監觀成敗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母臨萬國

天覆群生

酌于民言以美

聖政臣區區之忠既無及於

先帝思報之於

陛下是以冒昧自竭不敢隱默古者史為

書瞽為詩百工獻藝庶人傳語左襄十四年史為書

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思不出

職交修于上冀以塵露仰裨

崇深臣職文史敢忘斯義竊惟治亂興廢

皆起細微言之於已然不若防之於未然

慮之於未有不若視之於既有故曰前事

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史鄭世家云其唐鑑十二

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

上進以

聞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祖禹上表

大業十三年六月... 高祖... 隋... 唐... 卷之六

開... 高祖... 隋... 唐... 卷之六

土...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一

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

臣范祖禹撰 朝奉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

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郎官臣 呂祖謙註

隋大業十三年年煬帝號高祖為太原留守領晉陽

宮監時煬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賊起高祖子世

民宗知隋必亡陰結豪傑謀舉大事懼高祖不

聽與副監裴寂謀寂因選晉陽宮人私侍高祖

乃以大事告之世民因亦入白其事五月以詐

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遂起兵遣劉文靜使突

厥約連和使去聲

臣祖禹曰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

重也况欲圖王業舉大事而可以不正啓之

乎啓開導也太宗陷父於罪而脅之以起兵脅音

同協下高祖昵裴寂之邪昵近也質切受其宮女而

不辭又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倚依也何以示

後世矣夫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孝聖治章

其民則而象之如影響之應形聲孔安國尚書傳影

虛言不尤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世人主無止

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亂書舜典蠻夷猾夏

盖高祖以此始也或曰太宗苟不為此則高

祖或終不從而突厥將為後患將如字二者權

以濟事也後王霸權以濟事始天端也臣竊以

為不然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不為也孟公孫丑上行一不義殺一不太

宗恐高祖之不從懼突厥之為患終守臣節

可也豈有脅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為歟此

而可為則亦無所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

唐本紀書生見太宗曰年幾冠

必能濟世安民虞世南傳太宗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也

高祖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攻拔之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

臣初禹曰昔武王克商也釋箕子之囚封

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間也史周紀武王釋箕子

北干之墓戮蜚廉惡來於海隅史秦紂蜚廉

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顯善除惡如

恐不反何哉使民知嚮方示以征伐之本意

也故海內莫不革心易慮荀儒效四海之內

化順以聽上之所為去商之汙俗被周之美

化如水之走下孟離婁下水之就草之從風

也語類草草上之風必偃人太宗始起兵而

琴一佞人民知所好惡矣如是則誰不欲為

忠而不為佞宜其成王業之速也德儒佞於

隋而戮於唐為佞者果何利哉

高祖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為盟主復書

曰復如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

陽秦王殪商辛於牧野殪音高祖得書曰密妄自

矜大非折簡可致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

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復書曰天生烝民必有

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

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弟早膺圖籙以寧

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

密得書甚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臣祖禹曰晉文公譎而不正孔子譏之詔憲

文公譎而不正齊當是時李密方圍洛邑高

祖乘虛席卷入關席卷猶言密進則前有大

原之敵後有東都之師是以聚兵洛口而不

能西其勢亦可見矣然則高祖何賴於密而

招之以納侮書說命無及其自欲為盟主

也又何憚於密而驕之以行詐哉且始舉義

兵而勸進於叛人非所以為名也臣以為此

非太宗劉文靜之謀必出於高祖與裴寂之徒快懼之計得已而不已者也

武德元年三月隋恭帝詔以唐王為相國加九

錫相夫聲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為耳孤秉

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

繁文偽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

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耻之或曰歷代

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

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

必效唐虞之禪也禪去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

為若其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為

也但改丞相府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

有司

臣祖禹曰魏晉之君欺孤蔑寡以奪天位考

其實無異於寒浞王莽左襄四年魏莊子曰

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用寒浞伯明氏之諺

子弟也王莽篡元后之弟子漢末篡位號新王必欲效唐虞之文後世因襲而莫

室浞上之改其君臣皆不以為羞也惟唐高祖知其

出於諂諛者所為故繁文偽飾有所不行亦可謂不自欺者矣然以兵取而必為之文曰受禪於隋禪時切是亦未免襲衰世之迹也雖不能正其名實如三代之王而優於晉魏則遠矣

五月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臣祖禹曰詩曰高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

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大雅文王詩毛萇云

麗數也鄭氏云商之孫子其數不億億多令

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侯於周之中

無常者善則就武王數紂曰昏棄厥遺王父

之惡則去之母弟不迪故致討焉書牧誓王曰今商王受

祀弗咎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罪人之身而立其子天下之公義也况其父

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兄宗族乎自晉魏以來彊臣篡奪除君之族

而代其位以非道得之亦非道失之易姓之

禍如循一軌傳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信矣

唐高祖始即位而錄隋之子孫唐本紀武德元年五月即

皇帝位奉隋帝為鄰國公詔前由漢以來最

為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過

惡鳥故切亡天下宜易其覆轍易音務盡下情人君

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鷓

鷓者鷓音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

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襦音擬五月五日玄

武門遊戲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又言太子諸王

參僚宜謹擇其人帝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為

治書御史賜帛三百匹頒示遠近

臣祖禹曰國將興必賞諫臣國將亡必殺諫

臣國晉語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

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

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壅底正而後能存

焉諫者使下情得以通上意得以下達如

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

塞則亂治亂者繫乎言路而已高祖鑒隋之

所以亡王業初基庶事草創而首闢言路以
通下情可謂知所先務矣是以海內聞風如
熱者之得濯廢者之得起民知上之憂已而
疾痛將有所赴懇也蓋天下有疾其君唐室
之興不亦宜乎

十一月徐世勣降賜姓李氏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左隱八年天子

建德因生姓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也自

三代之衰稱姓者或以國如風俗通姓篇序

也或以族族謂或或以地如高氏出齊太公

焉或以官漢倉氏庚氏其祖本主倉庚之官

是也氏庚氏子孫各本於其祖不可改也漢高祖

賜婁敬姓為劉鄙陋無稽前漢婁敬傳而唐

世人主遂以為法非其親者附之屬籍或加

於盜賊夷狄以逆族異類為同宗如唐李勣

人本姓徐八高祖賜姓然則古之賜姓者別

之而後之賜姓者亂之也夫惟天親不可以

人為而強欲同之豈理者乎上瀆其姓下忘

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為後世法也

二年閏二月隋宇文弼及封德彝來降江降下切帝

與士及有舊時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授上儀同

帝以封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之

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帝帝悅尋拜內史舍

人俄遷侍郎

臣祖禹曰高祖以女寵進士及責德彝之諂

巧既斥之矣復悅其計策而驟用之甚矣佞

人之難遠也遠去聲自古君子易疏易音異下

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

耻於自售售鬻也而戚於不見知戚衰也其進也

無所不至人君一為所惑不能自解解九貫切釋也

鮮有不至禍敗者也鮮上聲

三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

衣老父謂善行曰為我語唐天子偽為切吾為老

君吾而祖也詔於其地立廟

臣祖禹曰商祖契史殷賜姓于氏周祖后稷周

紀周后稷名皆本其功德所起不可誣也唐

之出於老子老子名丁州由妖人之言而誦說者

附會之高祖啓其原高宗明皇扇其風又用

方士詭誕之說躋老子於上帝唐高宗紀二月

已未詔如亳州祠老子子道謚玄宗皇帝早天誣祖悖道甚矣悖背

與王莽稱王子喬為皇祖叔父何以異哉

四年十月趙郡王孝恭李靖圍江陵蕭銑降先

典切降帝數之數數其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

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為罪無所逃死竟

斬於都市

臣祖禹曰蕭銑故梁子孫唐本傳銑後屯難

之世難去民思其主銑因隋亂保據荆楚欲

復其考之業雖僭大號唐本傳義寧二非唐

之叛臣也唐師伐而取其地執其主亦足矣

而銑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完府庫奉

圖籍而歸之唐同上武德四年高祖詔孝恭

之靖軍門降其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無罪

高祖誅之淫刑甚矣我太祖太宗削平

四方僭偽之國係繫其主致之闕下繫力追

孟係累其子弟雖無道如劉鋹拒命如繼元皆五代

者窮天下之力而後取之不誅一人皆死牖

下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此所以祈天永命

者歟書石誥祈天永命

五年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共傾秦王世民引

樹黨友也植中允王珪洗馬魏徵典洗切說太子

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

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

餘衆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

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

可自安太子乃請行帝許之

臣祖禹曰立子以長聲不以有功以德不以

有衆古之道也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

里克入而諫君出見太子而勉之以孝左閔二年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

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

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君子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

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以輔導東宮為職

東宮太稱當勸建成以孝於高祖友於秦王則

儲位安矣儲副也太子秦王有定天下之功

高祖苟欲立之能為泰伯不亦善乎史吳世

伯泰伯弟仲雍皆周太王子而王季歷之兄

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泰伯

仲雍二人辨之荆蠻文身斷髮示不且建成

可用以避季歷果立是為王季既為太子則國其國也安在於有功乃使之

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

禍亂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之賢其為建成

謀猶如此况庸人乎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一

大明弘治十年六月 日

賜進士出身奉訓大夫刑部員外郎徐紘校正

前纂修儒士朱昱重校

繕書秀才陳立甫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

宋高祖下

七年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
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
太常至太府為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
策上將府次十四衛東宮置三師至十率府音率
帥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為京職事
官州縣鎮戍為外職事官自開府至將仕郎二
十八階為文散官自驃騎至陪戎三十一階為

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為勳官

臣祖禹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書周官立太師

太傅太保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官前百

卿表太師太傅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名官太尉

掌武蓋古者大司馬之職也司徒主民司空

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之官也同上冢宰司徒宗伯

司馬司寇司空是為六卿或說司馬自漢以

來失之矣唐不能革正而復因之是以官名

之紊莫甚於唐且既有太尉司徒司空唐百

大尉司徒司空各一而又有尚書省同上尚

尚書令一人正二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是政

出於二也既有尚書省而又有九寺太常寺

衛尉寺宗正寺太僕寺大理寺是政出於三也

夫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官冢宰

春官司宗伯夏官司司徒秋官司寇冬官司司空天下萬事備盡如此如

網之在綱綱有條而不紊裘之挈領雖百世

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語十三少

苟捨周官臣未見其可也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調去聲丁中之民給田一

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

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

所宜綾絹絕布絕音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

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

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六

以上免調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為九

等貲音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

保在城邑者為坊在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毋

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仕伍男女始生為

黃四歲為小十六歲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

歲造計帳三歲造戶籍

臣祖禹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猶有

在官之田也唐食貨志唐之始時授人以口

法其後租庸調法壞而為兩稅給由之制因

不復見同上天寶以來驕君昏主姦吏邪臣

取齊一時屢更其制由是財利之說蓋官田

興聚歛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益少矣自汴田廢而貧富不均前食貨志秦

壞井田開曰阡東西曰陌陌註云南北後世未有能制民

之產孟梁惠王賢君制民之產使仰足以事

不足以事父母俯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

也同上是使民養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

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

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歛重而

力役繁也為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

可以省盡亦反其本矣同上盡亦反其本矣

昔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曰盡

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

必徹而後可也而十二哀公問於有若曰年

盡徹乎曰二君孰與不足百姓如之何其徹也對曰

岐曰什一而稅謂後之為治者三代之制雖

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歛孟盡心上易

稅務本抑末尚儉云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

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

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

於治哉

太子建成欲圖秦王世民擅募驍勇為東宮衛士驍古號長林兵又密使幽州突騎三百驍去

置東宮諸少使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送長

安帝幸仁智宮建成居守使即將尔朱煥等以

甲遺文幹持去聲尔與煥等去幽州上變告太

子使文幹舉兵欲表裏相應帝遣宇文穎召文

幹穎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

臣祖禹曰建成為太子而擅募兵甲於東宮

又使楊文幹反於外以危君父此天下之惡

也惡如罪孰大焉高祖不以公義廢之乃外

惑於姦臣之計內牽於妃嬪之請嬪音至使

兄弟不相容於天下前淮南王傳孝文淮南

厲王長在而厲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

法上實赦之後終得罪廢處蜀嚴道却都王

乃不食而死上聞之悲災民為作歌曰一尺

此高祖不明之過也

八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汗平遣使請昏使去

帝問裴矩對曰今此虜方彊為國家今日計其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數

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帝從之

臣祖禹曰自漢以女嫁匈奴而後世習為故

常結昏戎狄不以為耻前匈奴傳冒頓圍高

和親奉宗室女公以為畏之邪與耶同則是

以天下之大而畏人至於納女耻也以為謀

之邪則是以女為間間去聲而欲奪人之國亦

耻也高祖不謀於衆賢而問諸亡國之臣宜

其不知耻也且西突厥不若頡利之強弱者

猶許其昏則疆者何以制之此不足以示威

適足取侮於四夷而已其後太宗以女分妻

諸夷酋長唐蠻貊薛延陀使請婚

帝許以新興公主下嫁之類中宗以後皆嫁公主於蕃國如蠻夷

文切中宗以後皆嫁公主於蕃國西突厥

士庶人求配偶猶各以其類况王姬公族而

棄之遠裔變華為夷豈不哀哉而終唐之世

人君行之不以為難也其臣亦不以為非高

祖太宗實啓之是中國與夷狄無異也

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
立世民為皇太子詔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
子處決處上聲八月高祖傳位於太子

臣祖禹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

藩王也太子君之貳國晉語太子君之貳也宋務光傳太子君之貳

本國也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

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

天下周書萬章下伊尹弟雖齊聖不先於兄父

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

蔡史周公世家周公乃奉臣竊以為不然昔

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舜

象曰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管蔡啓商以叛周周

公為相也則誅之相去聲其迹不同而其道一

也舜知象之將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

喜盡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並孟子子象得罪

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書金縢武王既

弟乃流言於國曰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問去

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

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
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
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
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
所以同歸於道也若夫建成元吉亦得罪於
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已之
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爲使建成爲
天子又輔之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
人守死而不爲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

爲子不孝爲弟不弟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
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爲唐史者書曰秦王世
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
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初洗馬魏徵

洗先
典切

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

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

間
去

聲衆爲之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若早從

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

引爲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於雋州

雋
切皆

以為誅議大夫

臣祖禹曰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

不死又相桓公以霸何哉語十四子路曰桓

桓死之管仲不死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

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為世子也桓

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

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

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不當立者也齊

小白入於齊桓公名齊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

也按春秋莊公九年公伐齊又曰齊人取子

糾殺之稱子糾所以惡齊也同上九月齊人

是以管仲不得終讎桓公而得以之為君今

建成為太子且兄也秦王為藩王又弟也王

魏受命為東宮之臣王珪則建成其君也豈

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乎且以弟殺

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

可也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讎篡

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

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

明於君臣之義而委質於人國楚語委質為臣無有二心質

擊音雖曰不利臣不信也

九月太宗引諸衛將卒將去聲習射於殿庭諭之

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

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

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則為汝師突厥入寇

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

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帝親臨試中去聲多者賞

以弓刀布帛其將帥加以上考群臣多諫帝皆

不聽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臣祖禹曰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前主父偃傳

日天下雖安然而教士卒習射者有司之事

殿庭非其所也苟將士得其人何患乎士之

不勇技之不精乎夫以萬乘之主唐段秀實傳天子萬

乘而為卒伍之師禮地官小司徒五人為伍非

所以示德也且人君始即位不以教化禮樂

為先務而急於習射則陋矣雖士勵兵彊

征伐四克知威加海外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

十一月太宗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帝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廉耻耳朕當去奢省費省音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

臣祖禹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語十信哉斯言也蓋

君者本也民者末也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本

正則末正源清則流清矣源清則流清矣

濁則流矣是以先王之治必反求諸已皆反求

已正而物莫不應矣夫重法以止盜

法繁而盜愈多則有之矣未見其能禁也去

奢省費輕徭薄賦此清源正本止欲之道也

前刑法志清源正本之論太宗行之其效如此君人者無

以迂言為難行迂闊而以峻法為足恃則知

致治之方矣

右高祖在位九年傳位於太宗貞觀九年崩年
七十一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三

太宗一

貞觀元年帝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

好音

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

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

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如寤鄉者辨之

未精也鄉讀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

况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

更宿中書內省更其切數延見數音問以民間疾

苦及政事得失

臣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

足其亡也若有餘卷見上太宗因識弓之未精

而知天下之理已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

用皇皇者華詩周爰此其所以興也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帝問佞臣為誰偽為切對曰

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群臣言或

揚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

者佞臣也帝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

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

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

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耻之卿策雖善朕不取

也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

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物之衆苟不以至

誠與賢而役其獨智南有嘉魚詩至誠以先

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

人君必清心以蒞之晉荀勗傳省虛已以待

之如鑑之明

莊靜乎天道聖人之心

如水之止

言不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

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

曲有者唯其正也

記經解權衡誠縣而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而不可

可欺以曲我以其正彼以其頗

平聲也我以其

真彼以其偽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而

必行詐以試之哉一為不誠則心且蔽矣邪

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

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

恐其不動也况不誠而能動物乎

誠非有能

也動者夫為君而使左右前後之人皆莫測其

所為雖欲不欺不可得也唯能御以至誠則

忠直者進而儉邪者無自入矣

儉音

帝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為無道武

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

人心則異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

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

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

故也。瑀謝不及。

臣祖禹曰：太宗於是失言。易曰：湯武革命，順

乎天而應乎人。卦易革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

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

此周秦之所以異也。後世或以湯武征伐為

逆，取楊朱知湯武桓公征伐四克前而不知

征伐之順，天應人所以為仁義也。太宗曰：取

之或可以逆，非也。既謂之逆矣，則無時而可

也。

二年正月，帝謂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

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

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

驩不能蔽也。共音恭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

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

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

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

帝曰：善。

臣祖禹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可謂

得其要矣夫聖人以天下為耳目故聰明

守目貴明耳貴聰以天下之目為目視之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為耳聽之無不聞也

庸君以近習為耳目故暗蔽明暗之分惟在

於遠近大小而已矣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請入朝帝謂侍臣曰鄉者

突厥之彊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

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

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

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等宜不惜

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臣祖禹曰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書曰儆戒無虞書大禹謨益曰夫戒所以勵

善而進德也太宗親突厥入朝而知懼如此

其能致貞觀之治宜哉貞觀太宗年號魏徵

死刑二十九人幾致刑措

帝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

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

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數

朔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也

臣祖禹曰數赦之害前世論之詳矣符後王

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數赦贖刑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之類夫良民不被

澤而罪人獲宥政之偏黨莫甚於此欲以致

和而措刑前李尋傳善政致和不亦踈乎而人君每以

赦為推恩或祈陰德之報太宗懲之可謂善

政矣

三年帝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

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此聞聽受詞訟

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

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臣祖禹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之親

細務能任相以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欽承

旁招俊乂列於庶位書說命下王曰來汝說

招俊乂列此相之職也苟不務此而治簿書

期會前賈誼傳今大臣持以簿百吏之事豈

所謂相乎

四月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赦有

不便者皆應論執應平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臣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禮天官太宰惟王

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非徒使上下相從

極乃玄野設官分職六官同命穆王命伯同故

欲交修其所不逮也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故

書曰百官修輔輔書胤征百官修苟取克位而

奉行上令則是胥史而已不明之君自以無

過惡人之言惡鳥是以政亂而上不聞太宗

敕責而使之言雖欲不治不可得也

四年滅突厥四夷君長詣闕長上聲請帝為天

可汗汗音寒帝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

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

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臣祖禹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亡也以其無君臣之禮也語三子曰夷狄之

也太宗以萬乘之主而兼為夷狄之君不耻其名而受其佞事不師古書說命說曰王人

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不足為後世法也孟
古以克承世匪說攸聞離
者孟上不可法於後世
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突厥部落分散其降唐者降平尚十萬口詔羣

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宜悉徙之河南兗州

之間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為農民顏師

古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

以為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為君長不相臣

屬國分勢敵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竇靜

以為宜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妻去分

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為羈制温

彥博請準漢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降下使

為中國扞蔽魏徵以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

留之中國帝卒用彥博策置四都督府六州以

處降衆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

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

安者近萬家

臣祖禹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家

相魯商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孔子美

夏夷不亂華

齊桓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四語子

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匡天下民到于聖人

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之懲戎狄如此太宗既滅突厥而引諸戎入

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於朝廷

苟欲冠帶四夷冠去聲以夸示天下而音誇大也

不知亂華亦甚矣然則中國幾何不胥而為

夷也幾音機胥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

非太宗之所啓乎

啓委太子裁決若仍不服然後聞奏時太子年

十二歲

臣祖禹曰太子之職在於視膳問安左閔二

曰太子以朝夕視膳者也記文王世子文

王至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

御者曰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古之教者必以禮

樂記王制樂以正崇四行立四教春秋教以禮

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立太師而

傳以養之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太師而

問學明而德性成

性記中庸尊德道問學

何患乎不能

聽訟也且年十二而使之裁決則事不已早乎若其才則將不學而能不才則官臣必教之以欺其君父非所以養德也

六月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惡切鳥故切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帝謂玄素

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帝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臣祖禹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

孟滕文公上有

好者下必有甚焉好去聲太宗虛已以來直言故群臣爭救其失唯恐其言之不切太宗不惟悅而從

之又賞以勸之此人君之所難能也夫如是
何患於有過乎

帝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
帝勤於為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
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
帝曰公得其一未得其一文帝不明而喜察不
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
任群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復
切豈能一一中理中群臣既知主意惟取決去

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去此所以二世而亡
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同天下
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
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
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不便者
皆應執奏毋得阿從無不盡己意音

臣祖禹曰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
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
舜臯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書益稷帝庸作
歌曰敕天之命

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
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願言曰念哉率作興事

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
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

脞哉股肱惰哉夫君以知人為明唐劉蕡傳君
哉萬事墮哉夫君以知人為明以知人為明

賢知人則任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
去邪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

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

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

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

舜之時禹平水土書舜典帝曰咨禹汝
稷播

百穀帝曰稷播時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

契敷五教帝曰契汝作司徒臯陶明五刑帝

臯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王流有宅
五宅三居惟明克允並又六為謨帝曰臯陶

於五刑明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舜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夔典樂帝曰

汝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為虞帝曰咨

朕垂作共工共工並同虞工之事舜不知

也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

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

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

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能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帝之初即位也嘗與群臣語及教化帝曰今承

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

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

則易化下陽音異譬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也帝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

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

之而不欲邪同與耶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

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音易

亦昔黃帝征蚩尤高陽征九黎湯放桀武王伐

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

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為鬼魅

矣媚魅音人主安得而治之帝卒從徵言元年關

中飢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帝

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

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

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

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焉帝謂長孫無

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

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

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安四夷自服朕用其

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長丁切並帶刀宿衛皆襲

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

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

力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稱去聲則其

功豈獨在朕乎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捨矣前賈誼傳莫如先審

舍取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

封德彝刑罰之言也欲拂天下之性而治之

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
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拂矣故治天下在
順之而已拂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太宗從
魏徵而不從德彛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
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
前申公傳為治顧力行何如耳孰不可為太宗乎及其成功
復歸美於下此近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四

太宗二

五年初帝令群臣議封建魏徵李百藥以為封
建不便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

令平聲

間以州縣雜錯而居十一月詔皇家宗室

及勲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
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至十
一年六月詔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長孫無忌
等十四人刺史皆令世襲無忌等皆不願之國

上表固讓其明年詔停襲封刺史

臣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

勢也

柳封建命德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

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

蓋自上

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故制其爵位

之等為之禮命之數合之以朝覲會同離之

以帥長牧伯而後可治也周室既衰併為十

二列為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以詐力一

天下剗滅方國以為郡縣秦罷諸侯立郡三

代之制不可不復矣後世唯知周之長久有周

天下三十七世八百六十七年故云長久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

其德不獨以封建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

則不足以藩屏屏音強則必至於僭亂此後

世封國之弊且堯舜有天下猶不能私其子

堯舜以天下傳賢况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

使之繼世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

何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

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

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爲盛哉

康國求內附帝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倘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魏徵曰內外交安臣不以爲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臣祖禹曰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而不爲然以兵克者則郡縣置之其疲勞百姓也亦多矣豈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歟然其不受康國則足以爲後世法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少貶哉

六年初群臣表請封禪帝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

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
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
其誠敬乎群臣請不已帝亦欲從之魏徵獨以
為不可乃止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巡狩至于方岳書周官

巡考制度于四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

懷柔百神也詩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時邁

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

諸儒之諂諛者為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善音

實自秦始古無有也史秦紀始皇東行郡縣

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乃遂上且三代

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人君不法三代而

法秦以為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

多賢臣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

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其後顏師古議其

禮房喬載定之徵亦預焉唐禮樂志唐太宗

豐群臣言封禪者不等命顏師古集當時名

儒傳士雜議不能決於是房玄齡魏徵博採
上眾議奏正觀之末屢欲東封以事而止同觀

十五年將東幸行至洛陽以堊星見乃止高宗明皇遂踵行之上高宗乾封天子封泰山玄宗開元十二年有事泰山為玉冊玉匱石礧皆如高宗之制終唐之世唯柳宗元以封禪為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並見本傳云則其餘無足恠也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帝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無備不可用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

書說命惟治亂在庶官不

及私昵惟其能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

魏徵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

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齊聖廣

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

其所以為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左文

年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曠數禱戲大臨

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

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

音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共音恭曠

下江周公制禮作樂記明堂位周公朝諸孔

子以為才語曰如有周美然則古之所謂才者

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辨給以禦

人以語五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音趨利

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

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

也易師卦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

既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既

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故能興也王之遂亂業者垂統孟公孫丑君子創敷

求哲人以遺後嗣書伊訓敷求哲人故能長

世也豈其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

歟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

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

備之人乎徵之學蹟而不純故所以輔道其

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九年十一月以光祿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帝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

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
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
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臣祖禹曰太宗以蕭瑀無貳心於已而嘉之

可謂能知臣矣且太子在而私於藩王者明

君之所甚惡也惡為故切或誘以利或脅以死而

從之者不亦多乎惟瑀介然自立有隕無貳

太宗所以知其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謂八臨

而不可奪也君子人君以此取於人豈不得

忠正之士也

十年八月帝謂群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

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為

是者以讒人罪之

臣祖禹曰太宗欲開直言而惡告訐
訐謂攻發人之

陰私惡為故切不惟聖讒而又罪之書舜典帝

說珍行即可謂至明且遠矣謂明也

矣此為君為長之道也

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葬昭陵帝念后不已於苑

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常引魏微同登使視之微

熟視曰孰與孰同臣昏眊不能見帝指視之微曰臣

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

為毀觀偽為切

臣祖禹曰魏微可謂能以義正君矣造次不

忘納之於善造切恐其薄於孝而厚於愛也

孟子曰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孟離若魏

徵近之矣

十一年二月帝自為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言

於帝曰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

丘壠勞費天下因山為墳器用瓦木而已及葬

帝復為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為

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

本志亦復如是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在陵

中乃為己有今因九峻山為陵峻切鑿石之工

纒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

用上木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沒無累當

使百世子孫奉以為法至是帝以漢世豫作山

臣相禹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

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唐段秀實

傳天子萬四海之富而猶以為不足何哉忘

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是以高宗舊勞

于外爰暨小人及其即位卒為賢君書無逸

勞于外爰暨小人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上同

作其即位暨音洎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上同

孔安國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安人之

田功以就周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

之艱難而驕逸也同上周公作無逸先口嗚呼

稼之艱難乃逸孔安國曰漢文有言曰朕能任

衣冠念不至此是以恭儉愛民唯恐煩之嗚

呼其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

不亦賢乎

三月帝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

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日悉為我有正由

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

故也可不戒哉臣祖禹曰太宗可謂不忘戒矣觀隋之宮苑

而以諂諛掩蔽戒群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則
圖我之所以存而不敢怠也此三王之所由
興也

八月馬周上疏其畧曰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
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
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
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
以來用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
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

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有
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
後收之不可強歛以資寇強去聲敵夫儉以息人
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
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長久之謀不必遠求上
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臣祖禹曰紂積鉅橋之粟史服紀紂有鉅橋

倉名許慎曰鉅水武王發之書武成發鉅

之大橋有漕粟也於四海孔安國紂所積人主不務德而務

聚斂者民散而國亡太宗在位寢久將外事
四夷內治宮室聚財積穀欲以有為馬周先
事而諫欲如初年之節儉可謂將順其美而
救其惡矣其美經事君章將順

十二年九月帝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
對曰草昧之初與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
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
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
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
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
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
與諸公慎之

臣祖禹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寡守成而失
之者多周公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

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書無逸相小人厥父

不知稼穡之艱難相視也去聲孔安國云視

小人不知其勞故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然非特創業

之君守成爲難其後嗣守成尤難也可不慎

哉

十三年五月早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爲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一條以爲比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言帝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并錄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匹

臣祖禹曰有國者不憂百姓之貧而疑其財

之有餘取之不已不恤百姓之勞恤憂也而疑

其力之有餘使之不已此二者亡之道也人

主曷不反諸已已欲富而惡貧惡烏故切下同則富

者民之所欲也已欲逸而惡勞則逸者民之

所欲也前晁錯傳割文帝策人情莫不欲富人情莫不欲逸與其所欲

夫其所惡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梁惠王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以太宗之明而養民不及其初宜魏

丁太徵以爲漸不克終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四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五

太宗三

貞觀十四年帝大徵天下名儒爲儒官數幸國
子監使之講論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
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
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
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
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臣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

國有學

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鄭氏云術當為遂門則

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士脩之於家而後

為黨於鄉遂在遠郊之外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達

於天子其教之有素其養之有漸故成人有

德小子有造

思齊詩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毛詩云造為也鄭氏曰成人謂

大夫士也小子其子弟也文王在於宗廟如此似言大夫士皆有德小子皆有所成造

賢才不可勝用

勝平由此道也後世鄉里之

學廢人君能教者不過聚天下之士而烏合

於京師

如鳥鵲之合聚學者衆多眩耀一時而已非

有教育之實也唐之儒學惟正觀開元為盛

唐儒學傳太宗文治煥然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經籍大備又稱開

元焉其人才之所成就者亦可觀矣孟子曰學

所以明人倫也

孟滕文公學則三代共無學

則人倫不明故有國者以為先

記學記夫古

君民教如不復三代之制臣未知其可也

八月侯君集滅高昌帝欲以高昌為州縣魏徵

諫曰陛下初即位高昌王文泰夫婦首來朝其

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

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加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為州縣州縣則常須千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十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帝不從九月以其地為西州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於是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東西九千五百里南北一萬九百

一十八里

臣祖禹曰魏徵之言其利害非不明也以太

宗之智豈不足以知之惟其好大而喜遠矜

功而徇名唐本紀贊太宗好窮兵欲遠不能以義制心

書仲虺之誥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故忠言有所不從而欲前

世帝王皆莫我若也

十一月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音齊

音齊衰嫡子婦服朞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

從之

臣祖禹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至
於無窮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既遠
矣則服有時而絕先王之意豈以服盡而親
絕乎而後世不達於禮者或益之或損之出
於私意不足以爲法也嫂叔無服古之人豈
於其嫂獨無恩乎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
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至
於嫂不可以爲母則無屬乎妻道者也故推
而遠之以明人倫加之而無義不若不加之

爲愈

勝也

凡喪服從先王之禮則正矣

言高祖從禮官

奏加服不喻先王之禮制

十二月魏徵上疏以爲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
以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
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
輕疑其所重將以致治其可得乎帝納之

臣祖禹曰昔衛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獻公

定公故失國出奔獻公奔齊在外十二年且大臣之所

任者大小臣之所任者小而以小謀大以遠

謀近此人君偏聽之蔽鮮有不敗事者也鮮

典切

帝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

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易音陛下之言及此宗

廟社稷之福也

臣祖禹曰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大書

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又曰無輕民事惟艱太

甲無輕臣政乃艱孔子曰為君難語十三子

無安厥位惟危艱孔子曰為君難曰為君難

以有為也傳曰君以為易則其難也將至矣

君以為難則其易也將至焉太宗知守之之

難所以能有終也

言事者多請帝親覽表奏以防壅蔽帝以問魏

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

唯廟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臣祖禹曰人主之職在於任賢得賢則萬事

治何憂乎壅蔽而防之哉苟知其非賢而姑

用之姑且既用而復疑之以一人之聰明而

欲周天下之務則君愈勞而臣愈惰也息此治

功所以不成也此言人君當誠信待賢不可少有疑慮且君臣

日與相處而眇眇然防其欺蔽之不暇日眇眇相

視孟子使氏眇眇然眇與眇同則是左右前後皆不可信也

然則誰與為治乎

十五年帝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使去聲

八月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其山川風

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遺去聲吾雅好

山川好去聲此有勝處去聲吾欲觀之守者喜道之

遊歷無所不至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

隋末從軍沒於高麗妻以遊女與高麗錯居錯雜

也殆相半也因問親戚存沒大德給之曰給徒海切

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

徧於郊野大德言於帝曰其國聞高昌亡大懼

館候之勤加於常數帝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

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

東萊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

東州縣彫瘵未復不欲勞之耳

臣祖禹曰大德出使絕域當布宣德澤以懷

遠人使聲教所及書大禹謨朔南暨聲無思

不服文王有聲詩自西自東此其職也而以

賂遺覘其險阻遺去聲覘痲詭詐誘其民

人以為竒能藉口歸報啓人主征伐之志罪

之大者也且天子之使四夷之所想望而為

謀於外國音牒失使之職豈不辱乎

帝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

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

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

也臣祖禹曰太宗樂而不忘憂喜而不忘懼可

謂能持盈守成矣先驚太平之君夫惟憂於

未然懼於無形故卒無憂懼也

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天子常無將相之事

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為禹不矜伐而天

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群臣誠不足望清

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群臣校

唐書卷五

功爭能臣竊為陛下不取帝甚善之

臣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有不能改過也太

宗一言之失而其臣以救正之惟能親賢以

自輔賢以自輔求聽諫以自防洪澳詩有文

規諫以防所以為美也雖過庸何傷乎

十六年四月帝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

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

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

之也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

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

記天下亦皆記之帝曰誠然

臣祖禹曰人君善行被於天下炳若日月衆

皆觀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

離婁下舜為法於莫若自脩而已矣何畏乎

天下可傳於後世史官之記而必自觀之邪劉洎以為天下亦

皆記之斯言足以做其君心而全其臣職矣

八月帝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四

方無虞唯太子諸王有定分最急帝曰此言是

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群臣曰有疑
議帝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群臣忠直無踰
魏徵我遣傅太子絕天下之疑九月以徵爲太
子太師時徵有疾小愈當詣朝表辭帝手詔諭
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
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
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

臣祖禹曰魏徵之於太宗知無有不言言無
有不盡君臣之際人莫得而間也當是時太

子魏王方爭群臣有黨徵不知之是不明也
知而不言是隱情也且君使之爲太子師倚
其正直以重太子也外不聞合其君以嫡庶
之別內不聞訓太子以禍敗之戒君之託
而無補救處父子兄弟疑危之際依違而已
小是詩謀之其減則其是豈其疾而耄乎卒
違謀之不減則其是依之身沒而見疑讒人得以間之惜哉間側也

初高昌旣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其地褚遂良上
疏曰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

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驕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補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徃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鋒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腹心高昌者他人之手足也柰何糜敝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爲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爲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爲唐臣內安外寧不亦善乎帝弗聽及西突厥入寇帝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臣祖禹曰有國者喪師之禍小而或以霸喪聲秦穆公越王句踐是也句音得地之禍大而或以亡楚靈王齊湣王是也湣音是故廣

地不若廣德后藏傳務強兵不若強民先王

患德之不足而不患地之不廣患民之不安

而不患兵之不強封域之外聲教所不及者

唐蠻夷傳荒服之外不以煩中國也白淮南子

之盛胡越不與受正太宗不從忠諫卒自咎

悔况不若太宗之強盛而可為乎

帝嘗指殿下樹愛之殿中監宇文士及從而譽

之不巳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遠去我

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

謝

臣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大音

禹謨禹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雖堯何遷乎有

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曰遠

令象恭滿天孔子曰佞人殆語十五子曰遠

也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近之必至於

殆何也從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

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

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我狄則親我

狄利之所在則從之利之所去則違之於君

父何有哉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所不從其命將以處君父於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况於權臣乎父有不義不從也而况於他人乎臣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同上註又語一巧言令色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終於弒君亡國者皆始之諛說順從者是故堯舜畏之以比驩兜有苗書有苗陶謨何憂乎驩兜何遷

士孔子以為殆

語十五子

人君可不遠之乎

十七年二月帝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臣祖禹曰所賢乎賢者為其能止亂於未然

閑邪於未形也

易乾卦閑邪

若其已然則衆

人之所知何賴於賢乎危亡之言惟明主
能聞而闇主忽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患
平諫之難入也今有人康強而無疾或告之
以多言之損氣多食之致死彼愛其身者聞
之必惕焉兢兢而不忘小是詩戰戰兢兢如
則疾疢何自而生矣彼恃其強者聞之不惟
不信而又艷然艷言非不悅貌孟公孫是人
也不病則已病則忽焉而死雖欲救無及矣
從諫之與拒諫者何以異於是故聖主能從

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者
斯為下矣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
中君也多諫其已然事闇君也闇與暗同救
其橫流故有以諫殺身者矣如龍逢比唐虞
之時群聖聚於朝無過舉矣憂其所當憂戒
其所當戒而已故常有傲懼之言其慮患豫
也至於後世令主其賢臣多諫其已然而防
其未然太宗求諫於群臣其有意於防未然
者乎

帝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
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姦與奸同或以嗜慾
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
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祖禹曰人主不可以有偏好去聲偏好者姦

邪之所趨而讒賊之所入也姦與同書曰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書大禹謨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夫如是則衆莫得而攻之矣

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

逼高麗帝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

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增戍兵不若脩文德其言

豈不美哉然非能行之直以辨折其臣下而

已直猶言其始不欲增戍而卒親征之太宗親身

伐高麗高麗蠻夷之國麗平聲不爲其小而爲其大豈大者

足以勝德乎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書說命傳

說戒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太宗之謂矣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五

之言雖伐而不克亦未失也

八月帝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
可謂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順之
不暇又何過乎可言帝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
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
之何如皆拜謝帝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
敏速決斷事理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
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
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辨捷善和解人

事

解上

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

行純和自無愆失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

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常據經遠

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

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其性貞正論

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

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

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臣祖禹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者也

禮記

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蓋止於執簡記事記事

直書其實而已非春秋有褒貶賞罰之文也

杜預左傳序春秋以一字定褒貶

後之為史者務褒貶而忘

事實失其職矣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

史事

與讀曰預

則善惡庶乎其信也

十八年正月帝欲伐高麗褚遂良諫李世勣追

咎魏徵諫討薛延陀帝欲自征高麗遂良上疏

以為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

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命猛將

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帝不聽

臣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爲賊臣所弑爲大國者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未如突厥其險遠不過於高昌吐谷渾皆蠻夷此三國者皆命將帥以偏取之遂墟其國也墟荒何獨至於高麗而欲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六

太宗四

初帝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帝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代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疏諫帝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定爲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帝見書殺建成元吉

事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臣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如下字君

相不與焉相去聲與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

於崔杼而卒不沒其罪史齊世家崔杼弑齊君齊太史書曰崔杼

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此奸臣賊

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

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曰文史

運君臣相正故先王以群臣為友有朋友之

義非徒以上下之分相使而已太宗欲聞過

於無忌而無忌納諂以悅之君好直而臣不

忠好呼其罪大矣而太宗論群臣之得失其

言皆中於理哉中去褚遂良直道事君犯顏

諫爭爭去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微吐而譬之

飛鳥依人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十九年帝親伐高麗六月車駕至安市城進兵攻之高麗北部耨薩延壽真帥高麗靺鞨兵十

五萬救安市帝謂侍臣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
兵直前連安市城爲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
粟縱棘鞞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猝雌骨切欲歸
則泥濼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
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
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
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群雄外服
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衆而
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

久分遣竒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
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進戰大敗遂
來降下江切

臣祖禹曰傳曰國無小不可易也音異也蓋

雖小國必有智者爲之謀勇者致其死則雖
以天下之大百萬之衆未可恃以爲必勝也
高麗對盧之謀正合於太宗所謂上策使延
壽而能聽用唐師豈不殆哉

高麗旣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

數百里無復人煙帝驛書報太子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

臣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特其四海之

富兵力之彊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

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

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踴躍喜於用兵擊鼓

來如馮婦搏虎孟盡心晉人有馮婦者善

兵躍用之敢搜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

止非有理義以養其志孟告子理義中和以

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所

貴於勇敢強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

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

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

記聘義有行謂之有義有義謂之勇敢故所

貴於勇敢者貴其能立義也所貴於立義

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禮義也故勇敢

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

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

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

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於禮義而惟以戰勝
為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夷一
戰而克也自以為功矜其智能夸示臣下
也夸大其器不亦小哉

凡征高麗拔玄菟等十城菟音徙遼蓋巖三州
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
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三千人幾音戰馬
死者什七八帝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
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

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勞去

臣祖禹曰太宗北擒頡利西滅高昌兵威無
所不加四夷震懾而玩武不已親擊高麗以
天下之衆困於小夷無功而還意折氣沮親
見煬帝煬音以勤遠亡國而襲其所為臣以
為太宗之征高麗無異於煬帝但不至於亂
亡耳惟不能慎終如始書仲虺之誥慎日新
其德易大畜剛健篤實而欲功過五帝地廣
三王是以失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

自悔此所以爲賢也

二十年六月詔江夏王道宗等擊薛延陀又遣李世勣圖其諸部帝手詔自詣靈州招撫鐵勒八月道宗擊延陀破之鐵勒諸部皆請入朝車駕至浮陽回紇各遣使入貢帝大喜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畧已滅延陀鐵勒百萬餘戶散處北漠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爲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

廟仍頒示溥天九月帝至靈州敕勒諸部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帝爲詩序其事曰雪耻酬百王除凶報千古明年詔以回紇等諸部爲府及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及刺史諸酋長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音寒道置六十六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帝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西

旅獻燹書旅燹西旅獻燹太保作旅燹旅燹

貢厥燹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燹

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

食器用太保召公也燹音教大犬也太保作

西戎遠夷貢大犬故作此書以戒之太保作

訓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

簣同上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惟乃世王孔氏傳云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

成一簣猶未為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

慎乾終如始因事而戒恐其驕也太宗不得志

於東夷欲收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

之如疾風振槁枯木左衽之民衽襟也夷狄

衽解辨內附辨結自以為開闢以來未之有

也昔之有天下者莫不以冠帶四夷為盛德

大業何哉易繫盛德大故嘗試論之曰中國

之有夷狄如書之有夜陽之有陰君子之有

小人也中國失政則四夷交侵先王所以御

之者亦可得而畧聞矣舜曰而難任人蠻夷
率服書舜典柔遠能通而難任人蠻夷又曰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書大禹謨益曰吁戒哉
王按此即益戒舜然則欲其率服莫若難任

人欲其來王莫若無怠荒柔遠能通治內安

外而殊俗之民嚮風慕義前宣帝紀百蠻嚮風單于慕義不

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欲附者則撫之

不欲者不強致也強去聲故不勞民不費財至

於後世之君或以讐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

而欲招來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夷狄

亦猶中國之民也趨利避害欲生惡死豈有

異於人乎言夷狄雖非中國之人同惡鳥故切

王者於天地之間無不養也鳥獸草木猶當

愛之况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况不

能勝而自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為也為之

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言

語不通嗜欲不同記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

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為州縣是崇

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既以為功則失之

必以為耻其失不在於己則在於子孫故有

征討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

隋煬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

曷若無得無失修其禮樂政刑記樂四禮而

不悖以惠養吾民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孟滕公

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兵革不試以致太平記樂記兵革

服不亦帝王之盛美乎故有求於外如彼其

難也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捨

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

新不入於秦則入於隋雖不至於亡而常與

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書旅葵不矜細行太

宗矜其功能好大無窮前木於遠好呼報切

華夷中外欲其為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

之道遺貽也去聲此當以為戒而不可慕也言當

宗為戒不可慕其所為

二十一年二月帝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為高麗

依山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

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大半

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音亦使彼疲

於奔命釋耒入堡音保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

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帝從之三月

以牛進達李世勣為大總管伐高麗

臣祖禹曰太宗以蓋蘇文弑其君故舉問罪

之師當誅其賊臣弔其國人置君而後去之

則德刑舉矣而唐師入境貪其土地虜其民

人使其父兄弟流為餓殍且弑君者蓋蘇

文也彼高麗之民何罪豈王者之師乎伐而

不克益發忿兵乃更欲撓其疆場害其耕稼

則是利於為寇非禦寇也唐高麗傳太宗時

武弟之子藏為王自為草支離專國帝拜藏

遼東郡王將得蓋蘇文羣臣勸母行帝曰吾

知之矣云本而就末舍高而取下釋近而之

遠三者不祥伐高麗是也然蓋蘇文弑君戮

大臣以進國人延頸待我議者固未亮耳朕

必勝有五以大擊小以順討逆以安乘危以

逸敵勞以悅當怨渠憂不克邪今天下大定

唯遠東未賓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誓師

東而八月立皇子明為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

也有寵於帝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以為后魏

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柰何以辰羸自累乃

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臣祖禹曰太宗手殺兄弟太宗殺建曾不愧

耻而復納元吉之妃惡莫大焉苟非用魏徵
之言過而遂之立以為后何以視天下之人
乎視見也云云以明繼元吉後是章其母之

為弟婦也

章讀如彰明之彰

其瀆人倫亦甚哉

二十二年六月帝以高麗困弊議明年發三十
萬眾一舉滅之或以為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
糧非畜乘之所能載宜具舟艦音艦下同為水運隋
末劔南獨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劔南復不預
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帝從之七月遣

右領左右府長史強偉於劔南伐木造舟艦大
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
抵江揚趨萊州偉等發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
眉三州獠反獠音老九月遣張士賢梁建方發隴

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

或乞輸直顧潭人造船帝許之州縣督迫嚴急

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劔外騷

然帝聞之遣長孫知人馳驛往視之知人奏稱

蜀人脆弱不耐勞劇人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

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畢復徵庸絹
二事併集民不能堪宜加存養帝乃救潭州船
庸皆從官給

臣 祉禹曰昔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

乃班師振旅書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

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

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

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小奉辭罰

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矧茲有苗

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

干羽于兩階夫以舜禹征伐猶無功故用兵

非美事也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老子道

不得已而用之太宗之伐高麗其不得已而不

已者乎聖人有不能服則反求諸已故舜舞

干羽而格有苗未聞以苗民逆命為忿也太

宗不能反已而耻其無功欲傾天下之力逞

志於遠夷何其迷而不復也夫天下如人之
一身四方猶四支也師役四支之病也以高
麗之役不及於蜀而必欲疲是一支病而使
別支皆被其痛此豈愛身之道乎

二十三年四月帝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然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臣祖禹曰太宗以李世勣為何如人哉以為

愚也則不可以託孤幼而寄天下矣語八可

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君子人也以為賢也

當任而勿疑書大禹謨任賢何乃憂後嗣之

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之邪是以犬馬畜

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

懷之以恩此漢祖所以馭黥彭之徒黥布徂

詐之術也楊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徂詐咸通

五伯之所不為也伯讀豈堯舜親賢之道乎

孟盡心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則

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也

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視

者孟萬章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以天下弗顧

馳繫馬千太宗豈得而用之哉

右太宗在位二十四年崩年五十三

臣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勝音升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其材畧優於漢高而規

模不及也前高紀其規恭儉不若孝文而功

烈過之矣前梅福傳孝文迹其性本強悍勇

不顧親而能畏義而好賢報切呼屈已以從諫

唐段平仲傳聖主屈已以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為善此所以

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唐本紀贊至

出自周武成康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歷

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如此豈不

難得哉人主之所行其善惡是非在後世當

其時不可得而辨也故凡太宗之行事其善

與不善臣皆舉其大畧矣老子曰善人者不

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老子道人君

擇其善者而從之語七擇其善者而從之足以

得師其不善者戒之足以為資矣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六

與不善用者

其和不可

曠野人主

八百餘年

出

其不善用者

其和不可

曠野人主

八百餘年

出

其不善用者

其和不可

曠野人主

八百餘年

出

其不善用者

其和不可

曠野人主

八百餘年

出

其不善用者

其和不可

